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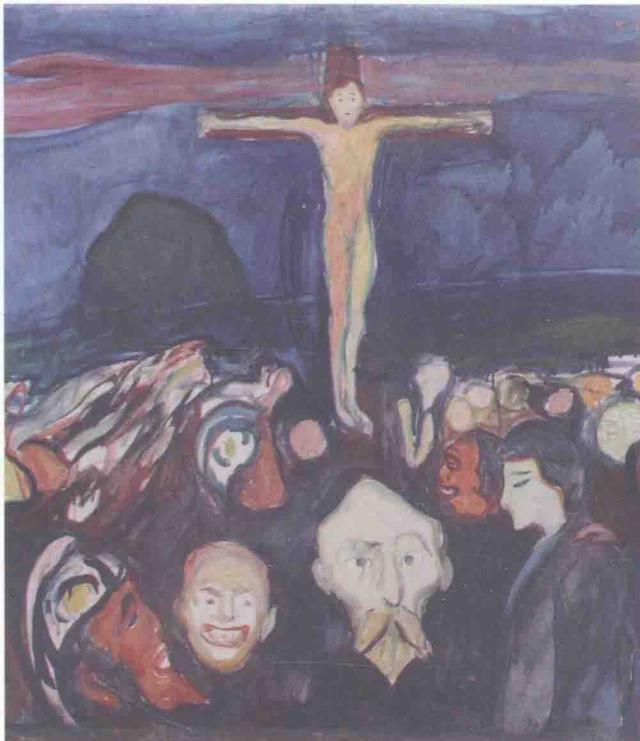
乌合之众

群体心理研究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法】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段鑫星 译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乌合之众

群体心理研究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法】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段鑫星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法) 勒庞著；段鑫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
(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ISBN 978-7-115-41196-9

I. ①乌… II. ①勒… ②段… III. ①群众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1063号

内 容 提 要

勒庞认为，在群体之中，人的个性会被淹没，独立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会丧失，智力也会随之下降，并表现出冲动、易怒、易受暗示、轻信等主要特征。其观点不但颠覆了人们对群体的一般认识，还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深刻的观察、对比和研究，极为详尽地描述了群体——从野蛮人到民族的兴衰，从集群部落到革命暴动——的感情、道德观、想象力、信念以及其分类和特点，探讨了群体在种族或民族的兴衰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众多常见而令人称奇的社会现象及群体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和理解视角。勒庞在书中对群体性格特征的预测已经得到了后世的印证，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每一个人都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上述特征。不论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这都是一本值得每个人阅读的好书。

◆ 著 【法】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译 段鑫星

责任编辑 姜 珊

执行编辑 黄海娜

责任印制 焦志炜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0

2016年1月第1版

字数：90千字

2016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 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010) 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 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 0021 号

重读经典，理解大众心理

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外显的激烈冲突、群体性事件、暴戾之气等正在浸染着社会风气。似乎在一夜之间，被遗忘的勒庞一下子被激活了，专家、学者开始踏着这位伟大学者的足迹寻找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其实，早在 1960 年，罗伯特·墨顿就在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中精辟地指出：“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真正的群体时代”。这一论断在今天也得到了印证。虽然反对者认为勒庞的结论缺乏科学论证和严谨的逻辑思辨基础，但其研究视角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还预见了群体中的个体会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作为有价值的东西加以信奉，等等。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作者勒庞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首创了群体心理学。勒庞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一生著作颇丰，涉及民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革命心理学及战争心理学等，而最著名的当属于此书。《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被誉为大众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社会学家墨顿都曾予以高度评价。书中的观点可用来阐释和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群体心理的解读一针见血。

勒庞相信只有通过历史才能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希望能够从中分析出历史的深层结构，他青睐“事实”但却不相信历史的真实性，他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概念组成的抽象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由历史学家通过逻辑推演出的历史，而前者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靠的是判断力和经验，这些素质都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显然，勒庞的思想有些尖锐和极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并不是通过科学的研究的范式得出的，不过，他对历史经验的看重，的确为研究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许你更关心群众围观、疯狂抢购打折商品等日常生活事件；也许你更关注暴力革命等群体事件。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感到好奇，那么勒庞的这本书就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作者在书中指出，个体在群体之中时感觉最安全，因为群体导致了责任分散。个体从群体中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情绪也受群体领袖的煽动，其一切过激情绪和行为都获得了正当的理由。

近年，《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有被加热的趋势。“乌合之众”一词源于《后汉书·耿弇传》：“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它用来比喻临时凑在一起的毫无纪律的一群人。这个词是国内对 The Crowd 的通识译法，主要是因为这一成语形象地描绘了一定数量个体的某种情绪被激发后暂时形成的一种无组织状态。近年来本书大热想必与“我”的意识被广泛提及、民众不再甘心做芸芸众生的一分子、更强调“我”的权利和“我”存在于社会的意义有关。而本书恰好在此提供了很多借鉴。另一方面，本书对了解或研究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从众现象以及其他社会现象也都很有帮助。

前 言

本书论述的是群体的特征。

遗传赋予每一个种族中的个体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特质。然而，当这些个体为了某一目的而集合成群体时，仅从他们集合的事实本身即可发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质外，他们还会形成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多情况下和种族特质有相当大的不同。

有组织的群体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当今这么重要。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是：群体的有意识行动被无意识行动所取代。

我一直致力于通过纯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群体所呈现的最复杂的问题，而不受其他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尤其对探讨当下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致力于证明某一现象的科学家们，无需顾及其证明可能带来的利益得失。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Goblet d'Alviela）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偶然间发现自己的观点跟各个流派的观点均不一致。我希望本书也能获得类似的评论。要归属某一流派，就需要支持它的偏见或持有先入为主的观点。

不过我还是应该向读者解释一下，当他们第一眼看到我基于调查实验形成的结论为什么可能不成立。比如，为什么在指出了群体的心智低下后，即使他们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我仍然坚持认为，尽管他们心智不高，但是挑衅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危险的。

原因在于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们证实，社会组织如同其他任何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要想迫使它们完成一蹴而就的转变，绝非我们能力所及。大自然有时采取极端措施，但从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变革从理论上看多么优秀，但是没有什么比那些狂躁的种族对大变革的热衷更致命的了。如果能够瞬间改变民族的特性，那么这些变革还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才具有如此的威力。我们受人类自身基本要素——如观念、情感和传统习俗——的制约。各种制度和法典是我们特征的外在表现，是需求的表达；作为特征的产物，制度和法典不能改变种族的特征。

研究社会现象不能脱离存在于社会的各民族。从哲学角度看，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而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方面进行考虑，然后就会发现纯理性教育与实际推理截然相反。这种差异几乎在任何数据中都可以看到，物理学数据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角度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是由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几何图形；从印象的角度可以把它们看成各种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转换成金字塔或方形，圆可能变成椭圆或直线。而且，这些虚构的图形比真实的图形更重要，因为它们能够使我们通过摄影或图片重构图形。在某些情况下，虚幻世界比真实世界蕴含更多的真理。用真实的几何形状来呈现所有物体，可能会使自然失真、难以

辨认。我们假设世界上的居民只能翻拍或复制物体，但不能接触它们，人们就很难知道物体的真实形状。而且，如果这些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知道，那它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需要记住，这些现象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时还具备实践价值，而且就文明的进化而言，只有实践价值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有助于帮助哲学家谨慎地面对由逻辑强势形成的结论。

使哲学家有所保留的还有一个原因。社会事实如此复杂以至于很难全面掌握并预测它们的相互作用带来的后果。在那些可见的真相背后，似乎也暗藏着成千上万个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或许是一种强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往往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把可察觉到的现象比作海浪，而对大海深处的汹涌暗流我们却一无所知。就群体所采取的大多数行动而言，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低劣。然而在有些行动中，他们似乎受到了一种古人称之为命运、本性或天意的神奇力量的指引，我们把这叫作幽灵之声，尽管我们不了解它的本质，但决不能忽略其威力。在各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引领着他们，比如，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充满逻辑、更如此惊人的呢？然而，如果不是群体潜在能力的结果，哪里能形成如此绝妙的组织呢？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最令人尊敬的语法专家，他们能够做到的也只不过是总结支配语言的规律而已，他们决不会创造这些规律。甚至当提及那些伟人的思想时，我们敢肯定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毋庸置疑，这些观点和思想都来自于个体的头脑，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天赋提供了无数的沙粒才形成了酝酿这些伟大思想的土壤吗？

很显然，群体总是无意识的，然而也许这种无意识正是他们威力无穷的

秘密。在自然界中，完全受本能控制的生物所做的动作，其非凡的复杂性令我们无比震撼。理性只是近代人类的特征而已，用它解释无意识的规律尚且不足，而且理性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中，无意识的作用非常强大，而理性的作用相对较小。无意识像一股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

如果我们依然想在这个不够宽广但安全的领域里通过科学获得知识，不再徘徊在模糊的推测和无用的假设中，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记录下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然后专心思考它们。但是，从思考中所得的结论通常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所能清晰观察到的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我们观察不到的现象，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很多我们根本观察不到的现象。

目 录

导 言 群体的时代 //001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 //011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021

 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022

 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024

 群体情绪的夸张性和单纯性 //031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034

 群体的道德 //036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 //039

 群体的观念 //039

 群体的理性 //043

 群体的想象力 //044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049

第二卷 群体的观点与信念

第一章 影响群体观点和信念的间接因素 //057

种族 //058

传统 //059

时间 //060

政治和社会制度 //061

教育 //064

第二章 群体观念的直接因素 //071

形象、词语和表达 //072

幻觉 //076

经验 //077

推理 //078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手法 //081

群体的领袖 //081

领袖的行为方式——断言、重复和感染力 //086

威望 //089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观点的变化范围 //097

牢固的信念 //097

群体的变革性观点 //101

第三卷 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09

异质性群体 //110

同质性群体 //112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13

第三章 犯罪陪审团 //119

第四章 选举群体 //125

第五章 议会 //133

导言

群体的时代

社会巨变会推进文明的进程，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这些巨变乍一看好像是政治变革、外敌入侵或者朝代更迭导致的。但是对这些事件更为详细的研究表明，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思想或观念上的革新。真正的历史性巨变并不因其本身的庄严和暴力而震惊世人，唯一重要的是文明的革新对人们的观念、概念和信仰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大多是人类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显性结果。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非常罕见，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中世代相传的思想框架更为稳固的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人类思想都需要经历一个转化过程的重要时刻之一。

这种转化过程需要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社会文明的全部因素所根植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二是现代科学与工业发明所创造出的关于人类生存与思想的全新条件。

旧的思想虽然遭到部分破坏，但其余威尚存，取而代之的新思想还处于成型期，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变革和无序的时代。

很难简单地断定这个有点儿混乱的时代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由我们的意志构建的新社会的基本思想又会有哪些呢？我们现在并不知晓。但是非常清楚的是，将来的社会无论以什么方式组建，都必须依赖一股新力量，依赖最终存活下来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力量，那就是群体的力量。在那些曾经无可质疑但如今已经或正在衰败的观念的废墟之上，在一次次革命摧毁的众多特权的废墟之上，取而代之的这股力量异军突起，好像注定很快要吸纳其他力量。当所有古老的观念正日渐衰落和消失的时候，当社会柱石纷纷坍塌的时候，群体的力量便成为唯一无所畏惧并且威望与日俱增的力量。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群体的时代”。

两个世纪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以及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导致各种事件的主要因素。大众的观点很少奏效，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毫无用处。如今，那些曾经被政治追捧的传统观点——统治者的喜好和对抗——已经无足轻重了。相反，大众的声音成为主导。正是这一声音告诉君主们大众的行动，而且要求他们关注这个声音。目前，各国的命运掌握在大众的心里，而不是王侯们的议会厅里。

大众阶层迈入政治生涯是我们这个变革时代一个最具震撼性的特征。实行了多次但影响甚微的大众选举权可能是这种政治力量变动最显著的特点了。起初，一些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诱发了群体的权力，这些新思想慢慢被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然后，一些个体组成的小团体逐渐尝试践行理论性的观念。在这些小团体中，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讨论和实现新的想法，但这必须建立在尊重其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他们需清晰界定群体的利益，或者至少要意识到群体优势并将其考虑在内。这些群体创建了财团，使得先前的经济统治者们一一让步；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原有经济法律及相关规定，致力于调整和重建公平的劳动时长和薪水报酬。他们又把注意力转向议会，政府内定的政治团体和议会成员们全然没有主动权和独立性，几乎成为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发言人。

当今社会，群体的声音越来越被明显标识，群体不善于推理，然而行动迅速。组织的壮大使得他们的力量也与日俱增。我们亲眼目睹了新生的教条将很快拥有旧教条的威力，旧的君主力量和专制力量也将被重新讨论。群体的神圣权力终有一日会代替国王的天赋神权。

偏爱中产阶级的那些作家们，生动地反映了这些阶级思想的狭隘、一成不变的想法、非常肤浅的怀疑论调和极度的利己表现。作家们对日益发展的新力量深感恐惧，他们抵制人们心中的骚乱，甚至向曾经不屑一顾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请求。他们与我们讨论科学的破产，呼吁文艺复兴，强调启示性真理学说。但这些转变已经为时已晚。就算他们获得天赐恩典，这些做法也不会对群体的头脑产生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不关心群体所关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体拒绝接受上帝，而事实上，群体的劝诫者们早就拒绝

接受上帝并竭力将其摧毁。要知道，不论是神还是人，都没有迫使历史趋势回流的力量。

科学从未破产，科学与现今社会的个体混乱现象无关，也不会促发产生新力量，这种新力量是在社会群体思想混乱的状况下产生的。科学传递真理，或者至少可以展示我们的智力可理解的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科学从不确保人类的幸福和平静。科学不会考虑我们的感觉，对我们的悲叹也充耳不闻。我们应该尽力与科学为伍，因为它会毁灭错觉和幻想，让其无法重来。

从所有国家普遍而明显的迹象表明，群体力量正快速发展，并且对我们猜测其在不久之后注定会停止增长不予理睬。不管群体力量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命运，我们都必须屈服于它。所有对抗性的理论都是徒劳的语言战争。当然，群体力量的到来可能标识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幕，这种迷茫混乱社会的回归，注定会孕育一个新的社会。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这样的结果吗？

到目前为止，对旧文明的毁灭性破坏构成了群体最明显的特征，这不只是当下发生的状态，更有历史记录可循。历史告诉我们，当一种文明所立足的道德丧失其力量时，那些集体无意识的人群或野蛮的原始人群会致使这种文明的最终瓦解。文明至今仍然是被少数贵族个体所创造和控制，群体不能创造和指挥它，群体只具有毁灭的力量。群体的规则和章程只相当于野蛮人的阶段。一种成熟的文明需包括复杂的规则、纪律、天生的理性状态、对未来的事先筹划和较高的文化程度，而这些都是群体无法意识到的，更不必说实现它们了。由于群体所具有的毁灭本质，群体行为可以像细菌一样加速颓唐之躯的瓦解。当一种文明架构摇摇欲坠时，使之垮台的总是群体。只有在这个时刻，群体的主要任务才清晰可辨，而且在这种时刻，群体哲学看起来便是唯一的历史哲学。

当今社会文明的未来也会有这样的命运吗？目前我们有担心此事会成为现实的依据，但还没达到能确切回答这一问题的水平。

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最终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我们注定要屈服于群体的统治，因为缺乏先见的群体可能会把束缚其多年的所有障碍都推翻。

我们对那些开始成为各大讨论焦点的群体知之甚少。生活在被研究群体之外的心理学家们，起初经常忽略群体的存在。因此，当他们开始关注群体时，为时已晚，他们只能对群体潜在的犯罪行为问题进行研究。毫无疑问，犯罪群体确实存在，但我们看到也存在道德群体和英雄主义群体等多种形态的群体。犯罪群体只构成了其心理状态的特殊阶段。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构成问题时不应只考虑其犯罪行为，就像观察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恶习一样。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所有的领袖，所有宗教和帝国的缔造者，所有信仰的信徒及杰出的政治家们，或者谦虚一点儿说，所有那些群体的头头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本能地了解群体的特征，正是这种对群体特性的准确认识，使得他们轻松地把控群体。拿破仑能够洞察自己所统治国家民众的心理，但他完全不了解其他种族群体的心理特征；^① 正是这些误解，使其卷入西班牙战争和俄国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他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遭到极大的打击，并注定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向灭亡。在现今社会，掌握一些群体心理知识已经成为政客们必备的技能。这些政客并不希望能够统治民众，因为这已经是很难实现的事了，他们只求掌握这些技能，尽可能不会更多地被民众控制或左右就好。

^① 他的最具有智慧的谋士也未能很好地理解群体心理。夏尔·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曾对拿破仑说：“西班牙希望以解放者的姿态接收自己的士兵。”后来西班牙像食肉猛兽一样接收了自己的士兵。而熟知西班牙种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就正确预见了这次接收行动的结果。